

# 青黄扁豆

□徐全启

日子过得真快,不知不觉到了七月。今年疫情蔓延,但我们这里是个宜居的好地方,天格外蓝。

初夏,珠山路上车来人往。路口柳树下,一位大伯弯曲着瘦削的身材,他守着提篮,一双眼睛在期盼——提篮里盛着青黄扁豆。

九年前的初夏,爹也在屋前的菜园里种了扁豆,但勤劳的他没来得及吃到扁豆人就走了。爹走后,娘经常站在菜园旁及门前张望,期盼着我和妻子回家。看着大伯面前的扁豆,我触景生情想起家乡的扁豆架,想起绿叶下的串串扁豆花,想起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却离我远去的爹和娘。

我停住脚步,注视着蹲在地上的大伯。他大概七十多岁,花白的头发,脸上已没有了光华,像爹以前的样子。“自家园里种的,用的土杂肥。”大伯看着我。我打通妻子的电话,告诉她珠山路口大伯卖的扁豆好,今天想吃老家以前那样的土豆扁豆炖五花肉。

其后,我便跟大伯随意地聊起了家常。这时,一辆大众轿车在跟前停下来,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敲门走出来,“爹,谁让你出来卖的?大老远跑来,您不怕人笑

话,我们还担心丢人呢!”青年边说边走过来拎起篮子,准备往车上放。

“放下!你们的菜我今天刚亮就放在你门旁了,知道你们起得晚我没敲门。这些人要了。我不偷不抢卖点菜丢什么人?”老人边说边掏出一沓十元、五元用皮筋捆着的钱,伸出布满老筋的手:“拿着去给我孙子买些奶喝,整天忙房贷啥时是个头?大人好说,别亏了孩子。”

“房贷不用您管,我们还,只要您跟妈身体好就行。”儿子推让着不接父亲手中的钱。

大伯“嚯”的站起身子,像风中颤抖着的竹子:“觉得我卖扁豆‘跌份儿’,你就赶紧走!”他边说边将钱扔进儿子的车门里。“走吧!你忙去吧!”老人向儿子连连摆手,随后脸转向我:“要是孩子们在老家住该多好,老老少少的在一起热热闹闹,那样有家的味道。”

青年或许怕丢人,或许真的忙工作,匆忙转身离开了。

“好好干,别给老人家丢脸!”大伯冲着车子离去的背影嘟囔着。

看着蹲在地上的大伯,我提醒自己明天还从这里走,到时若再碰到他儿,我要告诉他,既然已买房,贷款就慢慢还。城里

有家要常回家,为面子图虚荣太可怕!要向长辈们学,学他们的辛勤与节俭……

大伯篮子里的扁豆有青有黄,看着这篮子青黄扁豆,我冷不丁想起一句俗语:青黄相接才有样。

此时,天阴上来。“要下雨了,雨水多了扁豆容易烂,不快卖就白忙乎了。”大伯边叹气边善意地提醒我:“快走吧,别让雨淋着。”

“我走了你这扁豆咋办?”“没事。下雨时,我去旁边屋檐下避避。”大伯很随意地说。说话间,刚才那辆轿车“哧”地一声停在旁边:“爹,要下雨了,咱不卖了,我送你回家,别让雨淋着。”原来是青年转回来了。

“不用你管,庄户人不怕雨淋。”老人笑呵呵地说。

“爷们儿,这些扁豆你拿去,都是自己园里产的,钱不钱的无所谓。”谢谢您!这咋行呢?现在经济宽裕了,买菜才花几个钱?再说您这么大年纪拾掇菜园多不容易啊!”我真诚地说。

人生有尺,感情有度;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看着酷似父亲的大伯,我又将电话打给了妻子,告诉她大伯的一篮子青黄扁豆我全买下了。

## 组诗三首

□李柏强

### 嬷嬷

一间小小的糊黍房  
两只干净勤劳的瘦弱双手  
三寸弓弯金莲小脚  
四季俭朴生活  
五个孩子口中的粮和  
梦里的新衣裳  
六口人的积善之家  
还没有垒院墙  
七十余载忠诚的为妻之道  
八面来风摇晃着田园的  
惋叹和愁连  
九十个春秋的期盼  
迎来了庆余年  
十分希望家人珍惜  
眼前的好日子  
做好不忘初心的自己

### 父亲

一片一片又一片的叶子  
交会成了一个大树的心意  
这片叶儿好熟悉  
似曾相识的感觉里  
找寻回忆里的童年记忆  
老家门口有这样的叶子  
炎炎烈日下  
堆积在家门口  
乘凉玩耍的小伙计  
叶子回忆  
勤劳的木匠父亲  
栽下的法桐树  
给我们乘凉了好多年  
尊敬的父亲啊  
您走了十六个年头  
我心也流浪了十六个年头  
岁月的沉淀里  
真情温暖着心底  
也荒凉着自己  
不懂得珍惜的自己  
不知道谁对自己好的日子  
和我一起流浪的心  
又遇到了炎炎烈日下的叶子  
如果生命可重来  
日子再回去一次  
我将倍加珍惜  
父亲在世的日子里  
珍惜昨日 珍惜此时  
珍惜真情和每个心意

### 我的家乡

1.8万里的海岸畔边  
有一片小海滩  
她的名字叫西海岸  
这里的人们爱和平也爱家乡  
这里的山和水相依相恋  
这里的人爱宁静的家园  
宁静的家园都有一个梦  
梦里梦外盼宁静  
这里  
竹木环绕 衣禄丰足  
四季常绿 四季花开  
空气常新又清新  
新的时代  
新的路子  
新的未来  
从这里走出  
新启航的新一代

# 飘不走的童年炊烟

□庄彩芹

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,喜欢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·其一》中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的生活场景。当下,回归田园生活成了时尚,人们追求原生态的淡雅意境,远离城市喧嚣,寻找那种返璞归真的境界。青山绿水间,几间茅屋,抬头见青山,时时见炊烟,成了多少人的向往。

刘海波在《别来无恙》中唱到“一条小路中央,悠悠青山两旁……今日重回故乡,又见炊烟绕梁……”袅袅炊烟里飘荡着淡淡的思念和乡愁。

农村的炊烟代表着一日三餐的开始,预告着贪玩的孩子该回家了。小时



候,我们是群疯玩的小孩,那个年代没有手表,看见家里的烟囱冒烟了,就知到饭点了,于是便会恋恋不舍地和小伙伴暂时分手,回家吃饭。

说到炊烟,就要说那时候的烧火材料。昔时,家家户户都烧草,从麦秸、玉米秸、玉米棒子、花生秸到柴禾、树叶,凡是能烧的都能作为烧火做饭的燃料。秋天的时候,我和弟弟会在放学后,每人扛着一杆竹耙,拿着一个大的网包去西河边划拉树叶。杨树的叶子落得满地都是,有的微黄,有的棕黄,在渐凉的秋风里慢悠悠地从树顶飘落,脚踩上去“咯吱、咯吱”地响。大路两边的树叶很听话,我用竹耙轻轻把它们归拢到一处,小心地装进弟弟撑开的网包里,一会儿工夫网包就装满了。还有的树叶会落到棉槐的枝桠间,仿佛找到了庇护所似的,想用竹耙把它们划拉出来几乎不可能,只能用手捋,但这样很费劲,也有被“扒架子”蛰伤的危险,所以不到迫切需要树叶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动棉槐缝里的树叶。等网包满了,我俩就轮流

拖着网包回家,怀着一种“中用”的自豪感,把树叶交给奶奶或妈妈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和弟弟又去划拉树叶。期间弟弟累了,就扶着一棵杨树的树干休息。调皮的他把鞋子脱了,一只脚还在地上蹭来蹭去地玩儿。结果低头一看,脚底有一个“八架子”,那黄黑相间的毒毛让人毛骨悚然。我抬起他的脚丫一看,没什么事儿,脚不疼。长大后才知大概是脚掌上没有毛孔,“八架子”的毒毛进不了毛孔,所以没有被蛰。但后来我们再去划拉树叶的时候就很小心了,弟弟再也不敢脱鞋。

扫回家的树叶统统被用作烧火的材料,一把把的树叶被推进燃烧的锅头,跳动的火焰快乐地舔着锅底,热气慢慢地从大锅里升腾,烟囱冒起缕缕轻烟。有风时,灰白的烟还能在房顶左扭右摆地舞上一阵儿……

如今社会进步了,人们做饭很少用大锅灶了,煤气和天然气也进入了千家万户,乡村炊烟就成了我们这辈人特别珍视的童年记忆……

# 隔,合

□李海贝

疫情让人与人有了“距离”:街上没了喧闹,马路上没了车水马龙,大家都居家隔离,出门也戴着口罩。但这并没让人们产生隔阂,反而让全国人民的心靠得更近了,好像“合”到了一起。

因为,有无数白衣天使拼尽全力救治病患,正面对抗病毒,与死神抗争;有老师在网上传课;有家人在远方牵挂……凡此种种,打破了地理距离的遥远,留下了温暖与力量,全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,丝毫没有因为距离变得陌生,反而产生了共同的力量,这力量便是我们传承久远的家国情怀、责任心与

使命感,它们合成了一句发自内心的“中国,加油!”

这力量,我们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《诗经》中的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”;屈原虽九死未悔的执着;南宋陆游“僵卧孤村不自哀,尚思为国戍轮台”的深沉;清朝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使命感与责任心;今日疫情下的无数抗疫英雄,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……他们互不相识,却那么相似——都有相同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家国情怀。

在我们身边,这样的温暖、情怀和

责任也随处可见。小区的保安一直戴着口罩站在大门口,认真给过往居民测量体温,二十四小时不间断。他们用奉献精神默默地守护着小区的平安。

“一米线”的距离、居家隔离的距离、让口罩阻隔的距离……这些都没有产生隔阂,反而因为隔产生了“合”,让全国上下团结一心;“隔”让安全有了保障,让人与人的心更加“合”谐。

如今,用心回味着口罩上方的每一双眼睛、冷静严肃的一米线,我不禁喜欢起这规矩矩的“隔”,更喜欢这传承千年的万众一心“合”力制造的“距离”。

